

巴巴耶夫斯基著

# 光明普照大地



人民文學出版社



# 光 明 普 照 大 地

巴巴耶夫斯基著

趙 隆 勳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 13)

字數 211 千

---

**光 明 普 照 大 地**

著 者 巴巴耶夫斯基

譯 者 趙 隆 勳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廟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

京 1-30000  
定價 10 000 元

一九五三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 譯者前記

巴巴耶夫斯基於一九〇九年出生在北高加索古班河流域的一個貧農家庭裏。他的童年是在農村度過的。十七歲時，他已經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積極分子，並被選爲本村青年團組織的書記。這期間，他一面熱誠地進行工作，一面貪婪地閱讀書籍。高爾基的作品給了他很深刻的印象。由於廣泛的閱讀，他產生了一種熱望，要把他親眼見到的蘇維埃鄉村裏的偉大改變寫下來。他經常給本區的報紙寫稿。

一九三〇年，巴巴耶夫斯基已成爲職業新聞工作者，在高加索區的報社裏工作。這期間他寫了一些有關集體農莊生活的故事和特寫，主要的題材是蘇維埃鄉村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後來，他在莫斯科高爾基文學研究所函授班學習。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他爲前線的報紙寫稿，不斷地給莫斯科的報紙寫故事和速寫。戰爭結束後，他又回到古班區，在那裏擔任報紙的編輯工作；他經常積極地參加社會活動，勤懇地從事創作。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便是他近年來的輝煌巨著，這兩部作品都獲得了斯大林文學獎金一等獎。

光明普照大地是金星英雄的姊妹篇，書名上的『光明』兩字，不單指水電站給集體農莊帶來的光明，更着重地指出共產主義的思想光芒愈來愈輝耀地照亮着人民的心。

謝明（謝明·亞凡納西葉維奇·剛卡林科） 烏斯齊—涅文斯卡亞水電站主任。

尼羅芙娜（瓦西里撒·尼羅芙娜·杜達林諾娃） 謝爾格依的母親。

馬洛芙（馬洛芙·伊格納捷也沃娜·柳包紹娃） 伊林娜的母親。

基摩菲依（基摩菲依·伊里奇·杜達林諾夫） 謝爾格依的父親。

薩瓦（薩瓦·涅斯捷羅維奇·奧斯特洛烏鶴夫）

尼基達（尼基達·馬爾澤夫） 集體農莊主席。

拉古林（斯捷番·彼得洛維奇·拉古林） 勞動英雄，榮獲金星獎章。

阿勒塔麻紹夫（阿列克謝依·斯捷班諾維奇·阿勒塔麻紹夫） 田野生產隊長。

布洛鶴爾（布洛鶴爾·阿凡納謝維奇·涅納紹夫） 電氣工程師。

魯布錯夫—葉木尼茨基（列夫·伊里奇·魯布錯夫—葉木尼茨基） 區合作社主任。

維克道爾（維克道爾·伊格納第維奇·格拉曹夫） 電氣工程師。

安菲莎（安菲莎·基摩菲依芙娜·杜達林諾娃） 謝明的妻子。

朱理洛夫 烏斯齊—涅文斯卡亞村拖拉機站主任。

菲道爾（菲道爾·魯克奇·鶴赫拉柯夫） 磨坊經理。

維更第（維更第·亞維里昂諾維奇） 磨坊會計。

納雷日內依（葉維西·高德奇·納雷日內依） 前光明之路集體農莊主席。

馬洛芙沙（馬洛芙沙·謝明諾芙娜） 菲道爾的妻子。

科爾尼 汽車司機。

波羅杜林（安東·安東諾維奇·波羅杜林） 紅騎兵集體農莊管理委員會秘書。

## 主要人物表

謝爾格依（謝爾格依·基摩菲依維奇·杜達林諾夫）

伊林娜（伊林娜·杜達林諾娃） 謝爾格依的妻子。

索尼亞 維克道爾的從前的妻子。

安得立揚諾夫（尼克大·尼其吉奇·安得立揚諾夫）

魯得尼高夫斯卡亞村蘇維埃主席。

高爾德（高爾德·亞凡納西葉維奇）

康得拉捷也夫（尼古拉依·彼得洛維奇·康得拉捷也夫）

區黨委書記。

史特加曹夫（伊里亞·史特加曹夫） 區報紙編輯。

克尼雪夫（安德烈·華西里葉維奇·克尼雪夫）

養馬場主任，榮獲金星獎章的勞動英雄。

史必里多諾維奇（彼得羅·史必里多諾維奇·契可亭） 老哥薩克。

戈拉莎（戈拉莎·納斯瑪希娜亞） 光明之路集體農莊主席。

哥洛伐曹夫（伊凡·古茲米奇·哥洛伐曹夫） 農民友誼集體農莊主席。

赫伏羅斯第安金（伊格納·沙夫里奇·赫伏羅斯第安金） 紅騎兵集體農莊主席。

達第安娜（達第安娜·尼古拉依夫娜·溫茲維托娃） 農業專家，紅騎兵集體農莊黨支部書記。

莫斯托沃依（格里哥里·莫斯托沃依） 拖拉機隊長。

納塔里亞（納塔里亞·巴夫洛沃娜·康得拉捷也娃） 康得拉捷也夫的妻子。

亞辛澤娃（瓦爾瓦娜·謝爾格依沃娜·亞辛澤娃） 田間生產小組組長。

布羅科菲（布羅科菲·尼佐伏澤夫） 田野生產隊隊長。

史喬巴 拖拉機手。

鐵莫洵（彼奧特·亞金莫維奇·鐵莫洵） 紅騎兵集體農莊會計主任。

葉伏多金（葉伏多金·馬克辛莫維奇·羅伏得列日金） 紅騎兵集體農莊農場管理員。

列烏希金（高爾德·列烏希金） 紅騎兵集體農莊倉庫管理員。

雪姆萊（伊凡·雪姆萊） 紅騎兵集體農莊合作社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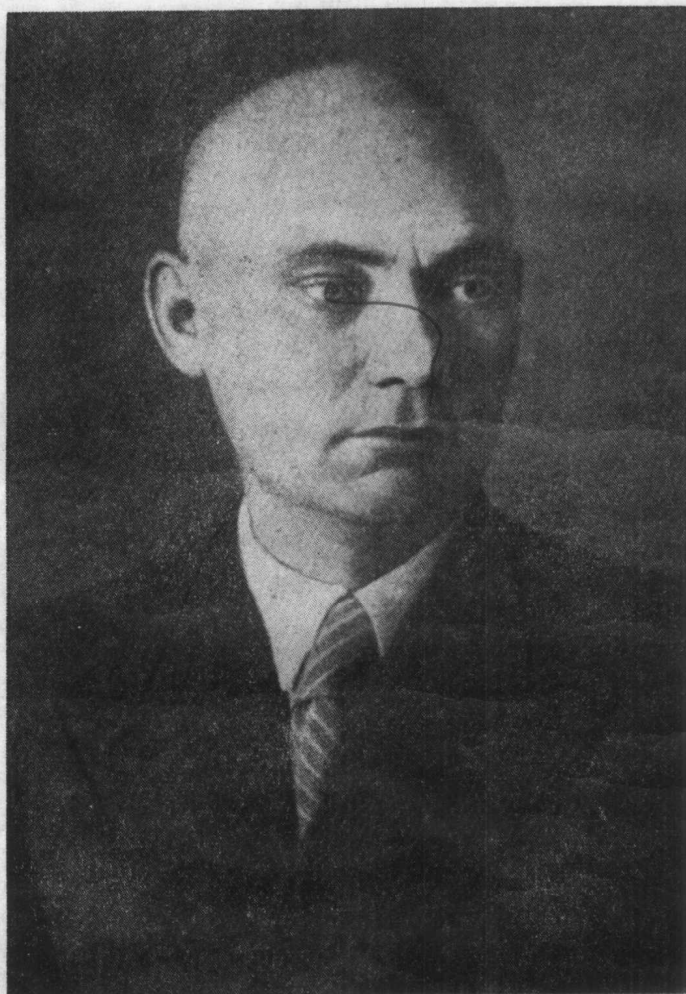
葉高爾 機械師。

安佐爾（安佐爾·亞布杜拉霍維奇） 帕梭齊希村村蘇維埃主席。

潘克拉托夫 電氣機械師。

尼吉福爾（尼吉福爾·華西里葉維奇·克尼雪夫） 林業家。

（爲了使讀者閱讀方便起見，已將書中人物的名字予以簡化。）



*Chandra*  
*CH-50/01*

С. БАГАЕВЖИЙ  
СВЕТ НАД ЗЕМЛЕЙ

---

據 Soviet Literature No. 8, 1980 所載 B. Isaacs 英譯 Light  
Over The Earth 轉譯。

C. БАГАЕВЪКНН  
СВЕТ НАД ЗЕМЛЕЙ

---

據 Soviet Literature No. 8, 1980 所載 B. Isaacs 英譯 Light  
Over The Earth 轉譯。

# 第一部

## 第一章

夏天乾燥而炎熱，早在六月，山中的積雪就開始融化了。寒冷的、玻璃般清澈的水流從冰雪的裂縫裏冒出來，像從榨板下流出來一樣。雪水打着迴旋流過山峽，浪頭在礁石的尖上跳躍，潺湲的小河閃耀着，迂迴曲折地衝過山邊，流到平原去。平原上流着一條湍急的、漲不滿的古班河，多麼大的山洪也漲不滿這條河。然後雷雨來幫助着積雪。每天，天空是昏暗的，藍黑色的雷雨的雲升到山頂上，堆成一道結實的牆。晚上，急雨和暴風猛烈地發作，平原上充滿了巨大的喧嘩，古班河感到自己的力量也猛烈地騷動起來。這條河的上游一帶都泛濫了。

只有從高處看過古班河泛濫的人纔能想像到這場面的偉大和動人。你見過的任何東西都不能和它相比。它決不會讓你想起這是一條流着的河。洪水從山峽裏白浪滔滔地、像呻吟一樣地喧鬧着衝出來，灌到各方面，找尋那已經不復存在的河岸，把路上一切的東西都冲掉了。那邊，不久以前還站立着一個綠島，島上長着一株輕搖着的槐樹，現在那兒已經是一片湖水，只見那株槐樹茂盛的樹頂漂在水上像一頂帽子，那上面停着一隻老氣橫秋、沉思的鷹；以前小樹叢和蛇麻叢長在一起，中間佈滿了小鳥窩，現在那兒變成了一個渾水池，上面飄着一個個杯子似的小鳥窩，驕傲的蒼鷺正在那兒的淺水中找魚吃；昨天，蘆葦長在水草地上像一隻黑翅膀，現在水草地沒有了，蘆葦也沒有了——這一切都給水淹沒了。

從紅石村看洪水看得最清楚。這個哥薩克村莊坐落在高高的河岸的岩頂上，灰褐色的浪頭猛衝着河岸，要衝上崖邊，把洪水灌到街上來。在這兒，河水不但大聲喧噪——而且瘋狂地咆哮，野蠻地嗤笑。腐蝕了的峭壁在它的衝擊下崩塌，整個的岩石的河岸好像在戰慄，在呻吟。洪水雖然強大，還是不能衝到岩頂，它就找崖上的燕子洩忿，把牠們的窩沖掉了。空中飛滿這些被騷擾的鳥兒，牠們啾啾地叫着，驚慌地在河上亂飛。可是河水絲毫不管那驚叫的燕子和快倒塌的峭壁——它挨着這村莊掃過，瘋狂地、不顧一切地，遇見什麼就沖走什麼，在路上遇到一根木料就把它沖起來，木料上下擺動，像一條灰色的帶子，落到急流裏；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推滑車的人停在水邊灌他的水桶，一霎眼，滑車板和車上的乾草，接着連水桶甚至車墊都一齊捲到古班河裏，推車的人就和那些東西永別了；在這邊，浪頭衝着一隻靠在岸邊的船，把船拋起來，旋轉着，一會兒就憤怒地把它衝翻，帶走了；在那邊，浪頭狂亂地把我一株大樹拔起，大樹的綠頂一會兒站在河上像馬鬃似地搖擺着紛亂的樹枝，一會兒就倒下來，樹根朝天，黑色的長條打在水面上；在這邊，它勃然大怒，扯開一段橋，這段橋就給洪流沖走，它從水裏又拔起一支橋樑，把它高舉起來，像條臂膀；在那邊，它猝然淹沒一片草地，輕捷地沖走一個乾草堆——沖的太快了，一隻坐在草堆上的懶散的野兔因此來不及跳到乾地上，草堆搖擺着，連上面的野兔一齊落到急流裏，情形很可笑。這可憐的傢伙坐在草堆上，牠的充滿了恐怖和痛苦的眼睛四面張望着，豎起來的耳朵在發抖……可憐的小畜生，你要走的將是一段漫長而充滿了憂愁的旅程啊！

紅石村的老鄉們聚在河邊，用嘲笑和快樂的呼聲來迎接這隻巡遊的野兔：

「呀，哪——哪！」

『兔子在那兒旅行！』

『唉，唉，唉！』

『牠怎麼到那兒去啦！』

『呵，呵，呵！』

『看樣子牠已經嚇死了！』

『我倒想想你掉在河裏！』

『啊呀！牠還好好的活着哩！還在扭耳朵！』

『夠牠受的，可憐的東西……』

『萬加，山加！下去把牠救起來！』

『牠已經漂得太遠了！』

『不要緊，大水也許會把牠冲到什麼地方的岸上！』

這時候，那個頂着灰色小毛球兒的草堆漂遠了，不久就看不見了。

## 第二章

那是一個星期日。謝爾格依夫婦也在看洪水。他們走出羅申斯卡亞村很遠，走下河岸決定洗澡。他們剛剛把衣服脫下放在山檀叢底，就有一件黑色的東西，像一頂寬邊窄頂的氈帽，穿過了射在兩岸間一帶的陽光下，出現在河上。這東西漂過那照在水上的閃耀的陽光後，就顯出來是一個草堆，原來那上邊灰色的凸出部分並不是一個帽頂，而是一隻野兔。

『謝爾格依！』伊林娜喊道。『瞧，這不是個怪事兒！』

『哎呀，我真沒見過，牠怎麼會到那兒去的，小東西！』

『啊，可憐的東西！』伊林娜激動地說。『我們把牠救起來吧，謝爾格依！』

『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們怎麼能……』

『咱們游過去吧！』

伊林娜熱烈地望着他，她的兩眼突然閃着光芒。她沒有等謝爾格依回答，就勇敢地跳進水裏，兩隻手高高舉起，她的身材纖細而優美，背上橫着一道太陽晒黑的條紋。

『伊林娜，你幹什麼？』

伊林娜聽到他的喊聲連身也不轉。她跳進水裏，一雙豐滿的胳膊勇猛地拍打，在激流上游開去。

謝爾格依毫不遲疑也跟着她下了水。『她有股勁兒，我這個小女人，』謝爾格依一面愉快地想，一面從容地游開去，保持着望得見她的距離。她的高盤着髮辮的頭部在浪頭上優美地搖擺。

謝爾格依有力而從容地游着，甩動着被太陽晒黑的雙臂，幾乎連胸膛都突露水面，可是伊林娜離他愈來愈遠了。她已經到了河中間，黑色的頭部在高聳的浪頭上起伏。謝爾格依更用力地划着——現在他似乎不是在游泳，而是在跳躍——不久就趕上了伊林娜。她的眉毛、眼毛和上嘴唇都掛着燦爛的水珠，她的濕淋淋的面孔是興奮的，閃耀着快樂的光芒。她笑着，吐着水，仰着頭要把那漂近來的草堆看一看清楚。他們開始逆着水流游泳，他們雖然不能勝過急流的力量游上去，但這樣也能讓自己不致被水冲往下游，等着草堆漂到他們附近來。野兔一看見他們就亂轉起來，彷彿草堆在她下面着了火。

『別害怕，蠢東西！』伊林娜一面溫和地說，一面把胸膛迎着急流。『別害怕，我們是來救你的！』

『咳，你救牠！』謝爾格依大聲喊叫。『別用手碰牠，牠會抓你的！』  
『什麼，牠嚇的太厲害了，不會抓！』伊林娜笑着回答。

『你別碰牠！咱們把草堆推到那邊的小島上去。』

他們抓住草堆下堅硬的濕草，一陣刈過的草香向他們襲來。現在這隻野兔靜靜地站着，用可憐的、害怕的眼光望着他們，兩耳交疊着。伊林娜定睛一望這小畜生，她看到了牠的明亮的、有黃斑點的斜眼裏有着眼淚——那或許是水珠兒也說不定。

『再推一下！』謝爾格依命令着。『來吧，使勁推一下！』

他們在水裏奮鬥，使勁推着那芳香的草堆，最後終於把它推動了，草堆便朝着那小島的方向漂去。他們游近岸邊，河水變淺了，水流漸漸緩慢，不久謝爾格依能夠站起來了。伊林娜接着站起來，可是她比謝爾格依個兒低，河水淹到她昂起的下顎上。

現在他們走在柔軟的沙上，輕而易舉地拖着他們撈上來的東西。草堆一開始靠岸，那隻野兔就驚跳起來，變得非常活躍。當草堆顯然被水底的樹枝掛住，離岸只有一箭之遙的時候，這個河中的囚犯像一支放鬆了的彈簧，跳到空中，猛力一跳，鼻孔觸地，就在一叢灌木後邊登了陸。牠然後蹲下來，扭着裂開的上脣，作出一個像是滑稽的笑容，彷彿慶幸自己的好運氣，隨後就消失在灌木叢中了。

「牠笑了，請你相信，牠笑了！」伊林娜叫着，天真快樂地拍手。

「好，你和我作了一件好事，完全是偶然。」謝爾格依鎮靜地說，走上岸來，伸手扶伊林娜。「原來是兔子遭了不幸，現在，既沒有不幸，也沒有了兔子。」

「你想牠會多麼高興！」伊林娜夢一般地說，一面把粗大的、微濕的髮辮解開。水點從髮辮上落到她的肩上和被太陽晒黑的背上。「剛纔我望着牠，我覺得牠什麼都懂，只是表達不出來……你想牠爲什麼停下來，那樣溫和地望着我們，甚至還要扭扭嘴脣纔跑掉？我相信牠在和我們說再見，而且向我們道謝……」

「可能是的，」謝爾格依說，一面用腳撥着草堆。

「咱們坐在草堆上，謝爾格依，漂到那老遠老遠的地方去吧！」

謝爾格依痴痴地望着洶湧的河水，摸着牠水濕的濃眉，彷彿在考慮這件事。